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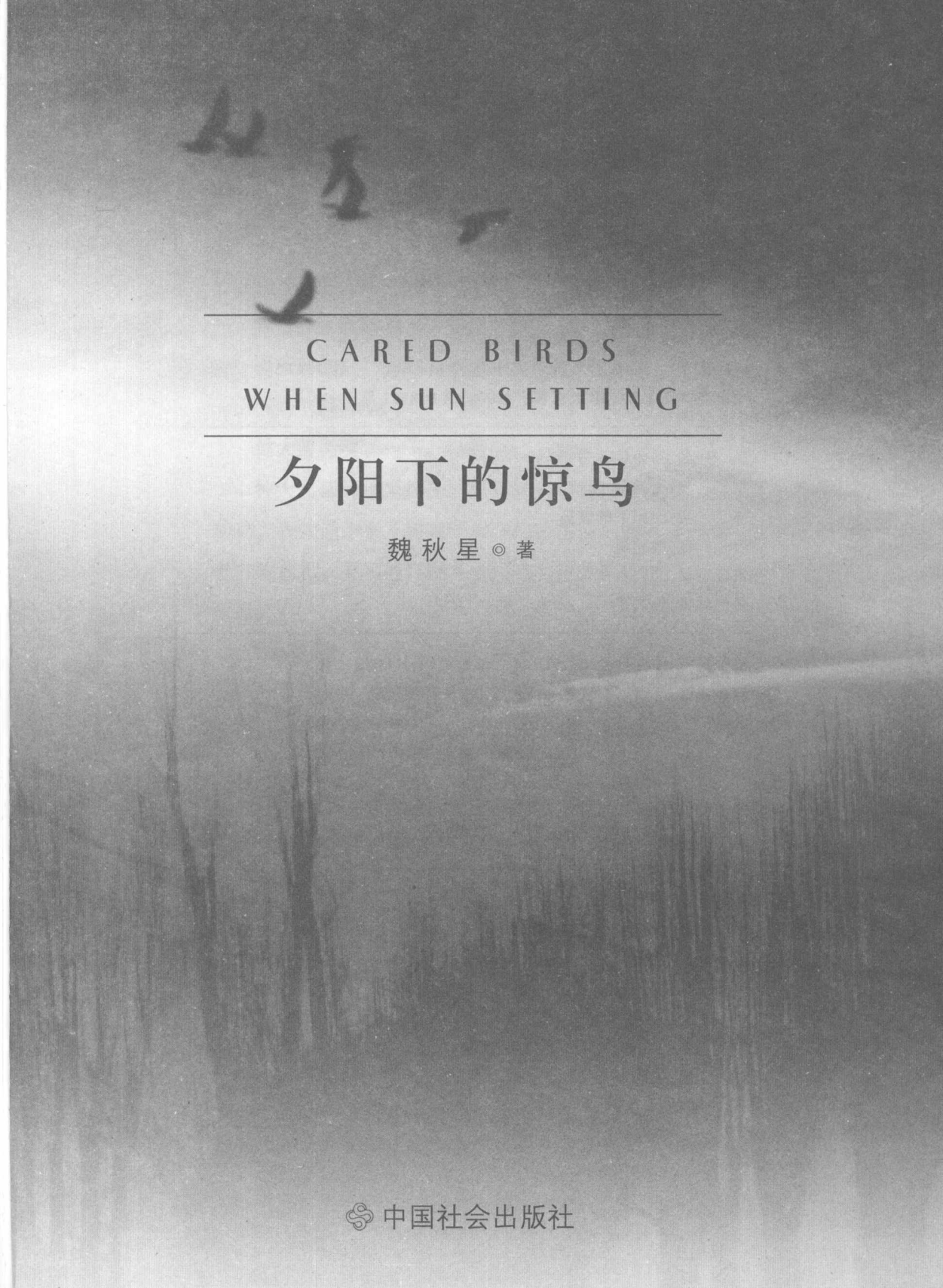


CARED BIRDS

W H E N S U N S E T T I N G

夕阳下的惊鸟

魏秋星 著



CARED BIRDS
WHEN SUN SETTING

夕阳下的惊鸟

魏秋星◎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夕阳下的惊鸟/魏秋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4

(独角兽丛书/于洪笙主编)

ISBN 978-7-5087-2166-8

I.夕... II.魏...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8281 号

丛 书 名: 独角兽丛书

主 编: 于洪笙

书 名: 夕阳下的惊鸟

著 者: 魏秋星

责任编辑: 邓晓白

特约编辑: 钟利平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 (010)66060275 电 传: (010)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228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独角兽丛书》序

◎于洪笙

中国古代圣贤老子说的“忧生智”，确实符合人类在绵绵生存史中对“智慧”能帮助人类前进的颂扬。这些保存在人类久远记忆中的如协助黄帝、皋陶断案的，我们那个神奇的独角兽，就是公正、智慧的化身；而奥林匹克圣火发源地雅典，正是智慧女神雅典娜赐予的一部法典，让城邦能用法律来治理，才繁荣起来的；而《圣经》中描述英雄大卫之子所罗门向耶和华求智，“因为民多请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主应允赐他能“听讼”，于是所罗门以善于判案断狱的智慧闻世。这些都是记述着人类遭遇到生存、发展困难时，是“智慧”——早期“法”的产生，帮助人类跨越艰难，克服障碍，才保持勃勃生机发展至今的。

而把“智慧”这一人类宝贵财富用文学的形式来颂扬光大的，正是被叫做“侦探小说”的文学样式。这种在西方也称作“智慧文学”的小说，因为能把法制、科技、人文精神融于一身，以理智和科学为立场，再加以解谜的框架、强情节的构建、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的宗旨，历来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喜爱，是各国图书市场畅销、畅销的图书品类。

这套《独角兽丛书》是以智慧著称的中华民族当代子孙，集中向图书市场推介的中国当代原创侦探推理小说经典读物。其中作者均是



历届全国侦探推理小说大赛中的佼佼者，此时用他们的新作，再次展示中国智慧文学的风采魅力。打开这套丛书，读者可以欣赏到著名作家蓝玛推理艺术的炉火纯青；香港作家郑炳南对人性剖析的犀利深刻；河北作家魏秋星悬疑中的飘逸抒情；以科技探案为特色的康焕龙把考古的严谨与商家的炒作、科学的尊严与利益的诱惑如何缠绕又如何理清；而四川作家厉渐高的新作《孤岛》，则是中国首部关注现实重大灾害，追寻历史未解之谜的力作。书中把惊险与探险、历史与现实、正义与智勇、真实与想象、童趣与悬疑融于跌宕起伏的情节中，相信定能给读者带来阅读震撼与快感后的思考。

这五部风格各异的原创小说只是《独角兽丛书》2008年第一批推出的作品，我们今后还会陆续推出中国当代原创侦探小说各种各样叙事风格的精彩作品，奉献给热爱侦探推理小说的读者。希望《独角兽丛书》成为您阅读生活中智慧选择的亲密朋友。

目 录

CONTENTS

- 一 亲密兄弟/1
- 二 猝死疑团/10
- 三 另有隐情/20
- 四 迷离的第三者/31
- 五 宾馆爆料/46
- 六 一筒茶叶/53
- 七 初现嫌疑人/63
- 八 私情录音带/76
- 九 愤怒的马市长/94
- 十 采购之谜/104



- 十一 病房探秘/116
- 十二 “跑官”罪名/125
- 十三 郑桐之死/130
- 十四 59 号磁带/143
- 十五 可疑的照片/157
- 十六 追踪唐大朝/163
- 十七 原形毕露/169
- 十八 夕阳下的惊鸟/180

一 亲密兄弟

平阳市因平阳煤矿而得名，如今这座煤城成了一大商埠，街道宽阔，大厦林立，平阳人一天一天不认识它了，惟一熟悉的是那条日夜流过城市的阳河。虽然河水不如以前清澈，可波光依旧，秀色如昔，平阳人路过河边总愿驻足呆一会儿。刑警队长林大河就是这样。

下午他忙里偷闲，回了趟矿山父母那儿，回来路过阳河大桥，他停了车，走上桥头。夕阳正红，河水斑斓，以前可以影影绰绰望见上游的矿山，如今早被高楼大厦遮住，可林大河仍能从河水里找到矿山的影子。他看着，有两点波光就变成了两个光屁股的孩子，两人在阳河里扑腾戏水，钻上钻下，他们的欢叫惊起一群水鸟，水鸟惊起时轰然一声，像一朵礼花在夕阳下四下散开，那情景几乎成了林大河路过阳河时的经常幻觉，林大河感觉它像一幅油画。

手机响了，林大河打开，听到章征的声音，林大河笑道：“正在想你，你的电话就来了，怎么这么怪？”

“想我？你在哪儿？”电话里的声音兴奋而又惊讶。

“在阳河边。”

“又有不顺心的事了？”

“回了趟矿山，回来路过阳河，就想起咱俩小时候游泳的事。”

“又怀旧了，晚上有事吗？我请你喝酒。”

“有什么喜事？又升高了？”



“高什么升？就是想你了。”

“那好，什么地方？”

“紫丁香饭店。”

“在那么高级的地方？你撑的。”

“借花献佛！是个竣工典礼。7点我准时在门口等你，不见不散。”

章征的电话撂了。林大河笑着摇摇头。林大河和章征都是矿工的儿子，两人从小在一块捡煤核儿，小学中学是同桌，后来又一块考上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只是后来一个干了刑警，一个在报社当了副总编。

晚7时，林大河来到紫丁香大厦，此大厦是平阳市一景，坐落在市中心，高43层，顶层是环形的。入夜，大厦让彩灯染得白里透红，尤其是顶层的旋转餐厅，就像悬挂在空中的一轮光环，有人称它是平阳上空的UFO，可大多数人叫它光环饭店，平阳人很看重它，好像谁在上面吃顿饭脑袋上也顶个光环似的。林大河走进一楼大厅，一眼看见章征，他正从大厅的沙发上站起来，这是一个很帅气的男人，身材高瘦，西装挺括，一副金丝眼镜更增添些书卷气。两人互相拍拍肩膀，林大河说：“还这么白这么瘦，哪像个矿工的儿子？”

章征说：“谁规定矿工的儿子非得五大三粗？”

两人笑起来。和章征一起的还有一位女士，光彩照人，林大河不由得看看章征，章征说：“咱们先上去，一会再互相介绍吧。”

三人走进观光电梯，电梯缓缓向顶层爬去，脚下一片灯海，林大河问章征：“今天谁竣工啊这么排场？”

“双庙商城。”

“双庙商城？老总是不是叫秦阳？”

“你认识？”

“听说过，名字挺响。”

“现在是如日中天啊。”章征有些感慨。

林大河没再说话，他知道恒运公司在平阳民营企业中实力数老大，老总秦阳是平阳赫赫有名的人物。三个人走进宴会大厅，大厅里灯火辉煌，宾客如云，欢声笑语间飘荡着一首钢琴曲，不少人站起来跟他们打招呼，章征和那个漂亮女士显得很活跃，和周围的人频频握手，有种中心人物到来的味道。章征拉林大河走向一张热热闹闹的桌子，人还没到，那桌已经欢呼起来，看来早在等待他们的到来。走到桌前，章征拍拍林大河的肩膀：“这桌没外人，全是媒体朋友。”

三人坐下，大家寒暄一番，几位记者不认得林大河，便朝林大河要名片，林大河摇摇头说没有，章征冲那几位比划了个手铐的样子：“我这位兄弟是玩那个的，往后谁不老实，那玩意儿就是名片。”

媒体们笑闹一阵，章征开始给林大河介绍桌上的朋友，有电台、电视台的，有平阳其他报纸的，大都是年轻人。轮到那位漂亮女士了，章征清了清嗓子：“最后隆重推出平阳新闻界名记，本次宴会最受瞩目的美人陶玲玲小姐。”

大伙笑闹着鼓起掌，陶玲玲红了脸，一把扭住章征的胳膊：“好啊章征，又不老实了，回头我就告诉茜姐，让你跪搓板。”

章征说：“跪搓板是我的基本功，天天练。”

大伙又笑闹章征，陶玲玲顺便向林大河点点头。林大河久闻陶玲玲的大名，平阳日报许多头版消息，有分量的大特写，署名都是本报记者陶玲玲，常看报的人没有不知道陶玲玲的，林大河心里很佩服。他原来以为陶玲玲是个不苟言笑的中年女人，没想到竟如此年轻漂亮，还挺活泼，他觉得陶玲玲应该去演电影或者去跳孔雀舞。

大厅里安静下来，宴会开始了，首席圆桌前站起一位又高又胖的



年轻人，他含笑端杯，周围响起一片掌声。章征对林大河说：“他就是秦阳。”

秦阳开始致词，他嗓音绵软，带有江浙一带的口音。林大河问章征：“他是不是原省长秦汉的儿子？”

“对啊。”

“我好像在庄市长家见过他。”

“很可能。”

提起庄市长，林大河发现庄市长就坐在秦阳旁边，那张桌上还坐着市委李副书记，市长马奇，工商局成局长，建委郑主任，土地局肖局长，甚至还有自己的顶头上司公安局局长方铁。再看四周，高朋满座，官有大小，但个个都是实权在握的主，男士西装革履，女士浓妆艳抹，场面的确不一般。章征小声介绍道：“看见了吧，平阳的头面人物都到了，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这个秦阳很有心计啊！”

林大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秦阳致辞后便请庄市长讲话，庄市长实际已经退二线了，日常工作已由新调来的马奇主持，但大伙还习惯叫他庄市长。庄市长满头白发，身材清瘦，什么时候都是一身中山装，他笑呵呵地端起酒杯：“我的贺词全在这茅台里了，秦总的酒不喝白不喝，干杯！”

宴会在一片笑声中开始了。媒体这一桌行动最快，也最热闹，三圈过后，几个男记者开始吵着要和陶玲玲喝酒，起初她躲躲闪闪，可越躲闪，男记们越上劲，越上劲，她越不喝，直逼得男记们要变脸，她才逮住两个闹得最凶的对喝起来，喝着喝着那两位便有些面红耳赤，换了两个上来，没多久也开始摇摇晃晃成了不倒翁。章征暗自发笑，林大河看出其中圈套，悄声说：“你小子的幕后策划？”

章征小声笑道：“说实话，刚才那点酒还不到小陶酒量的三分之

一，她是我的急先锋，等我出山的时候，那帮小子早钻桌子了。”

两人笑了。首席圆桌那儿不少人等着给庄市长敬酒，人太多便甩出一条队伍，庄市长面带微笑一杯杯碰着，并不喝。章征笑道：“跟画圈批文件差不多。”

林大河突然想起什么，问道：“庄茜怎么没来？”

章征说：“跟她说了，不知怎么回事？”

“她还好吧？”

“最近到一张子报当总编去了。”章征淡淡一笑。

提起庄茜，章征的表情总是淡淡的，这让林大河有些困惑，又不好深问，两人突然没了话题。林大河有些后悔，刚才不知怎么就提起了庄茜。高中毕业，林大河和章征一起考上很有名气的滨海大学，他俩有个共同的梦，当作家，所以进的都是中文系。从僻远内地来到滨海之城，他俩最喜欢的都是看海。大二开学的那年秋天，他俩坐在海边聊天，那是个傍晚，雨过天晴，夕阳未尽，海滩一片金色。这时他俩同时看到一个穿白连衣裙的女孩缓缓走来，女孩儿身材修长，步子飘逸，海风吹动裙摆，像一只飞来的海鸥。他俩有点发愣，女孩儿走到他俩跟前大大方方地说，我叫庄茜，是中文系一年级新生，也是平阳人，听说咱们系有两个平阳老乡，我就找你们来了。他俩喜出望外连忙介绍各自姓名，庄茜笑笑说，我在中学就知道你们俩了，都是才子。他俩问，那怎么不认识你？庄茜说，我们班在另一座教学楼，当然见得不多，再说两个才子心气正高，怎能注意一个低年级小姑娘？章征忙说那叫有眼不识金镶玉，庄茜说什么金镶玉不金镶玉，我也是平阳煤矿的，我爸叫庄浩达。两人有些吃惊，那不是庄矿长吗，现在是庄市长。庄茜说什么矿长市长？我只知道他是我爸。三人在海滩上聊起来，聊平阳，聊矿山，回到学校宿舍已经熄灯了。分手时庄茜



说，往后我就叫你们俩哥吧，他俩兴奋异常。以后两“哥”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异常微妙，除了学习上变得爱争爱吵之外，其他事像拿自己的作品让庄茜提意见了，到海边散步聊平阳的往事了，替庄茜排队买饭了等等，两人争先恐后。特别是在篮球场上游泳池里或田径跑道上，只要庄茜在场，两人的劲就较得惊心动魄。庄茜似乎没有察觉两“哥”间的苦斗；时常蹦蹦跳跳地去宿舍找他俩，谁献殷勤她都接受，但绝对公平，林大河约她到海边散步她便喊上章征，章征请她吃饭她又忘不了林大河，她愿意和两“哥”热热闹闹在一起，可两“哥”苦不堪言。这种平衡终于在他俩快毕业时打破了，那年几所大学间组织辩论赛，能说善辩的章征定为头辩，口齿伶俐的庄茜成了二辩，比赛的那几天，同学们都挤到阶梯教室看实况转播，屏幕上章征辩词锋利，旁征博引，辩风潇洒，庄茜配合默契，嗓音如同银铃一般，他俩的锐辩常使对手招架不了几个回合，教室里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辩赛几轮下来，滨海大学拔取头筹，章征、庄茜也有了“天生一对”“金童玉女”的流传。林大河有些郁闷，章征和庄茜再叫他的时候，他便托词有事不再出去，他尽量装得很愉快，嘴里还哼着歌，可两人一走，他就扯起被子把自己闷在床上，有时他孤独地在海边溜达，恨自己的嘴笨，恨这场辩论赛，恨学校为什么偏偏选中章征和庄茜，他冲着大海高吼，那声音连他自己都听着可怕。以后的日子林大河闷头读书闷头睡觉，章征却忙得很，常深更半夜才回宿舍，而且吃饭越来越简单，有时中午连菜也不买干啃两馒头完事，林大河明白了，把厚厚一叠饭票拍在他手里，扭头便走，章征红了脸眼眶里晃起了泪光。那年夏天两人毕业，都分配到平阳日报社当了记者，章征跑市委市政府，林大河跑公检法。第二年夏天庄茜也分到平阳日报，成了跑教育的记者。春节的时候，章征和庄茜结了婚，结婚典礼

很隆重，林大河是章征的伴郎，那天林大河喝多了，是新郎官章征把他背回单身宿舍的。不久林大河调离报社去了公安局，他的调动使报社许多人感到突然，而林大河却是酝酿已久了。

宴会大厅人声鼎沸，林大河感觉有点热，他对章征说去抽颗烟，就走出宴会厅，环形走廊很静，夜的黛色从远山后面庄严升起，带着几颗早出的星辰。章征也走出来，林大河给他一颗烟，章征深深吸了一口道：“想什么呢？我看你情绪突然有些低落。”

“没想什么，餐厅有点热。”

“想学校的事了吧？”

林大河摇摇头。章征笑笑：“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也许历史是个错误，将来会变的。”

“我听不懂。”

“你会懂的，你早晚有一天会懂的。”

章征拉林大河回到宴会厅。宴会似乎进入了高潮，人们开始跳舞，大厅中央的舞池里舞影翩翩。几个男记要约陶玲玲跳舞，可不知她去哪了，疑惑间，陶玲玲突然出现在舞池里，她换了一身紧身的红色旗袍，旗袍一闪一闪，柔软的腰身随着乐曲摇动起伏，人们有些傻眼，纷纷把目光投向这条美人鱼。

陶玲玲正陪着庄市长跳舞，庄市长舞技太差，但有陶玲玲配合，并不显笨拙。第二支曲子是探戈，陶玲玲的舞伴换成了马奇市长，马奇40多岁，高高大大，有美男子之称，他的舞技比庄市长强多了，甚至够点专业水平。马市长和陶玲玲一出场便博得众人喝彩。其他舞者自动退到一边成了观众，人们津津有味地盯着舞池。舞池里，灯光凝聚成一个光圈，马市长俨然一位斗士，甩头有力舞步刚劲，陶玲玲几乎贴在他的身上，金光闪闪的腰身妩媚地舒展着，刚柔的完美结合



令周围一片静谧。林大河看得有些出神，不由赞叹道：“这个陶玲玲跳得真不错，跟专业演员差不多。”

章征说：“那当然，舞技好，人又长得漂亮，领导排着队跟她跳舞。”

“看来，她和领导的关系很熟。”

“跑政府线的记者嘛，干的就是这个工作，市里的头头脑脑没有她不认识的，像市委季书记，庄市长，马市长，有事她连招呼也不用打，直接就闯家门，报社老总有事找领导也要她牵线。”

“这女孩儿不简单，肯定是你的左膀右臂。”

“我的？”章征笑笑，笑得有点意味深长。这时灯光暗淡下来，舞池里换成一个慢四曲子，陶玲玲仍陪着马市长，朦胧的灯光下，陶玲玲靠着马市长的肩头轻轻说着什么，马市长脸上洋溢着微笑。以后的曲子陶玲玲虽然也陪别人跳，可人们都看出她真正的舞伴是马奇市长。

宴会会在午夜前结束了，林大河和章征从紫丁香大厦出来，漫步在一条林阴路上。暮春时节，风暖了，风中散发着阵阵花香，远处，紫丁香饭店顶端的灯光高悬夜空，熠熠生辉。章征仰头看了一会儿道：“过去我们捡煤核的时候，哪想到能到这种地方吃饭，你看饭店顶端那轮光环，多么耀眼，在整个城市的上空，能与日月同辉，人活到这个分儿上才能叫活着。”

林大河道：“看来你今晚感慨万分？”

“是啊！”章征略显醉意，“你知道吗，刚才我吃饭时，从玻璃中看到一重影，一个是仪表堂堂的总编，一个是脏兮兮的捡煤核的小孩，两个影子纠缠在一起，使我迷惑不解，我感觉两个影子间的距离有时很短，短得让我毫无思索的余地，有时很长，足够让我想上七天

七夜，这副重影让我有一种脱胎换骨的疼痛，同时又掺和着一种极度的兴奋，滋味就像喝了几口烈酒，醉得想哭，想笑。”

林大河也被感染了：“人总是在变的，每个人都有一副重影。”

“说的没错，一个人如果一生只有一个影子，那就太无味了。”

两人边谈边走，沉浸在一种感慨的情绪里，走到一个街心花园时，他俩看见一辆亮晶晶的奥迪车停在不远处，车上下来一对男女，男的下车后竖竖风衣领子，挥挥手让车开走了，然后携起女人进了公园。

章征悄悄拉住林大河：“你看那是谁？”

林大河仔细看，有些吃惊，那不是马市长和陶玲玲吗？



二 猝死疑团

林大河这几天正忙着一件车祸案，受害人是市政府的一个司机，前天晚上这个司机从一家歌厅出来，被迎面驶来的一辆卧车撞得差点又回到歌厅里去，现在躺在医院里不省人事，肇事车辆逃之夭夭，据一个歌厅小姐说，肇事司机是个戴墨镜的年轻人，她还记下了那辆车的车号。林大河到车管部门查问，此车号还未发放，牌照肯定是假的，这就有了故意杀人的可能。被撞司机叫郑桐，今年 28 岁，在单位口碑一般，属那种默默无闻，处事谨慎的人物，按说这种人物应该是平安无事的，但却暗遭毒手，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李副市长的专职司机，这就使案件背景变得复杂。今天早晨，林大河带助手杨虹去市政府调查此案。

快到市政府的时候，他接到方局长的电话，说车祸案由他人接替，你现在立刻赶往市急救中心。林大河问发生了什么事？方局长说报社一个女记者出事了，详细情况目前还不清楚。20 分钟后，林大河和杨虹赶到急救中心，这是一幢白色大楼，两人刚走进大楼，就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声。长长的走廊尽头是急救室，门前挤满了人，他俩赶过去，见一个男人正疯了般扑向一辆蒙着白单子的手推车，几个人拉都拉不住，哭吼声震撼着走廊，四周的人无不动容。这时，林大河看见人群中的章征和夫人庄茜，两人泪眼汪汪。章征走过来，和林大河握握手，颤声道：“小陶不在了。”